

國學叢論

黃毅民著

顧頡剛題



入門要籍

銘侯題



國學叢論 下冊目次

第四編 史學……………三二九——三八四

第一章 導言……………三二九——三三八

第二章 紀傳體史……………三三八——三五二

第三章 編年體史……………三九三——三五八

第四章 紀事本末體史……………三五八——三六〇

第五章 雜體史……………三六〇——三六二

第六章 別體史……………三六二——三六四

案七章 目錄體史……………三六四——三七二

第八章 學案體史……………三七二——三七六

第九章 史評體史……………三七六——三七八

第十章 結論

三七八——三八三

(附本編參考書目)

第五編 哲學史

三八五——五九八

第一章 導論

三八五——三九二

第二章 極世哲學(中國哲學開闢時代)

三九二——四〇六

第三章 上世哲學(中國哲學黃金時代)

四〇七——五〇〇

第一節 儒家

四〇七——四四五

第二節 道家

四四六——四五四

第三節 墨家

四五四——四六〇

第四節 名家

四六一——四七四

第五節 法家

四七四——四九二

第六節 其它(附表四)

四九二——四九七

第四章 中世哲學(中國哲學混合時代)

五〇一——五五六

第一節 漢代哲學

五〇一——五三〇

一、西漢	五〇四—五二〇
二、東漢	五二一—五三〇
第二節 六朝哲學	五三〇—五五三
一、魏晉時之道家流派	五三一—五四〇
二、魏晉後之佛家滋衍	五四一—五五三
第三節 隋唐哲學	五五四—五五七
第五章 近世哲學（中國哲學轉向時代）	五五七—五八二
第一節 兩宋的道學	五五七—五六九
第二節 明清的儒道	五六九—五八二
第六章 現代哲學（中國哲學再生時代）	五八二—五九六
（附本編參考書目）	
第六編 科學	五九九—六六二
第一章 導言	五九九—六〇二
第二章 藝術	六〇二—六三四
目錄	三

目 錄

第一節 繪畫·····	六〇二——六一八
一、 中國畫學淺說·····	六〇三——六〇八
二、 中國書學略史·····	六〇八——六一八
第二節 雕刻·····	六一九——六二二
第三節 建築·····	六二三——六二六
第四節 音樂·····	六二六——六三四
第三章 天文學·····	六三五——六四〇
第四章 數理學·····	六四一——六四三
第五章 醫學·····	六四四——六六〇
第一節 中醫小史·····	六四四——六五二
第二節 中醫淺說·····	六五二——六六〇
第六章 結論·····	六六一——六六二

(附本編參考書目)

國學叢論後序·····	六六三——六六四
-------------	----------

第四編 史學

第一章 導言

……歷史的……宇宙無終始，人世有古今。儘管可以說人類是自然物的一部分，有了生物就構成了……有了歷史；但歷史的主人翁，究竟還是人類。所謂「人爲萬物之靈」，就是與演進……因爲他「有一種自發運動的能力」，作一切行爲的動機。換句話說，就是人類賦有一種特殊本能即靈性與創造力；自一出世，即開始繼續不斷地奮鬥，改變自然環境，創造人爲環境。所以，不但可以說「人類是歷史之無意識的動力」（拉登格經濟決定論），而且他這種本能更是歷史的唯一原動力。我們知道歷史既如此以發生，則人類社會的進化不已，「階段又階段，行行重行行」，也無非慢慢都變成了歷史的記錄。——自然歷史不只限於文字的記載，人類進化的遺跡也是重要部分——所謂「人做他自己的歷史」（拉波蘭歷史哲學），也就是說「人類是歷史的創造者兼表演者」。整個宇宙自然現象是歷史的背景，而生物的繁息，人世的改變尤其是歷史的事實。這樣，我們又可以說，「歷史是存在流化的綜

合，改變的質料和不動的形態底綜合」(全)，假如我們把宇宙比做是一個大舞台，那人類正是這台上的形形色色的演員，歷史即代表所演的結果。這是我們對於歷史構成的一點理解。

然而，一般淺見寡聞的學者，有的認為世間萬物是精神的反映，無精神則一切皆不存在，形成一派「唯心史觀」的歷史哲學。有的說世上一切如人，物，天，地，山，水，草木等都是上帝所創造，歷史的淵源似乎是非常神秘的。因此，形成了「唯神史觀」的歷史哲學。這是多麼不合乎歷史法則的荒謬理想。依我們看來，世界必先有了物質才有精神，只有物質是真實的世界，精神不過是附託在物質上一種抽象觀念而已。物質如何它便如何。同樣的，人類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物質生活上的。而且，他的要求時時增進不能自足。所以他爲了要滿足物質的要求，就不能不奮鬥，（先有人與自然環境的奮鬥，後有人與人的鬥爭）有了奮鬥才有物質的改良發明，社會的進化，政治的革命發生。馬克斯的「唯物史觀」的歷史哲學便是這樣的。他說：「物質生產形式，一般的規定社會的，政治的和知識的生活的發展過程」。（政治經濟學批判）人類在物質生產的形式之下，分配，消費與生產時彼此不相適應，故生產技術的改良促進了生產力的進展，生產力的進展同時又形成了社會的矛盾，利害的衝突，階級的不調和。在時代經濟改變的關係下而爭權利，爭自由，爭生存的個人或集團便立在

相對的場合上鬥爭起來。拉波播爾所謂「社會革命被叫做從必然的王國到自由的王國的飛躍」（歷史哲學），恩格斯所謂「人類全部歷史都階級鬥爭史」（反杜林論）；我們却說歷史是人類物質生存競爭與從這種關係裏所產生的上層精神形態——如政治藝術，宗教，哲學等的總匯。整個歷史的發展關鍵，是出於人類因物質生活的追取而發生的奮鬥。這是我們對於歷史演進動機所得的認識。

歷史既是流動不居的東西，它的進行程序與法則究竟如何？只要我們認清了變更是一切物質發展的要素，則萬物都是處在產生，變動，與毀滅的過程之中的。換言之，萬物時時在生，時時在死，所謂「生即是死」的狀態。普列漢諾夫說：「物質的運動，是自然界一切現象的基礎」。運動是一種矛盾，我們以辯證法觀點看去，就是本着正（是），反（否），合（否定之否定即對立的統一）的規律向前發展。我們從基本的物質經過無機界及有機界的一切現象，直到人類的社會生活與人的文化，都是時時刻刻的在變化，都是經過了矛盾，達到實變（飛躍，革命）的發展；由不斷的中斷，走到最至質的轉變。總之，對立物的鬥爭，矛盾的增長，量到質的轉變，（如水沸為氣），突變與革命，（高級形態否定低級形態）是社會歷史進展的唯一法則。恩格斯以生理的發展說明這點，他說：「每一個有機體，在某一個期間，

既是這個，又是別個。在每一個期間內，牠總是消化着那些自外攝取得來的物質，而排泄他種物質；在每一個期間內，牠身體的某些細胞死亡，而別一些新的細胞，則又產生；在經過較長的時期後，這個身體的物質，完全變成新的，而爲其它物質原子所代替。因之，每一個有機體，常是自己，同時又是別個」（原杜林論）。而並且「原因與結果，互相交替，現在此地是結果，在另一地方，另一時候，就是原因了」（全）。也就是說歷史在它的進程中，是由量的變更，逐漸集積起來，在到達某階段之時，這些量的變更就突然引起質的變更。這種從量到質的轉變，就是突變。所謂「新發生的形式，孕育並逐漸成熟的舊的形式之中」，等它突然出現，則破壞了舊形式而變爲新形式。自古至今，在經濟，社會，政治三方面看來，在採拾經濟形式下是一種自然自足的原始社會，及至畜牧經濟發生則入於部落酋長的政治。到了以農業爲本位的經濟時代，工商業萌芽，文化發達，貴族政治因而出現。在商品經濟發生以後，封建政治隨之倡行。產業革命是工業資本主義代替商業資本主義的表現，政治於是改封建爲民主。直到最近金融資本主義所支配共和政治，因經濟凋弊，又有爲社會主義的無產政權代替的趨勢。步步登高，那不是辯證法形式的發展呢？摩爾根（Morgan）的古代社會（一八九七年）（*An cient Society or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

agery throug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將社會進化分爲三個主要時代：即由「蒙昧」(Savagery)走入「野蠻」(Barbarism)再由「野蠻」達到「文明」(Civilization)。每個時期又分三步，即由下期而中期，上期。再轉入另一個時代。同時，蒙昧與野蠻是被稱爲先史時期 (Prehistoric stages) 的。他完全用唯物史觀的方法，闡明一切不會明瞭的社會時代，結果與馬克斯的理想恰相契合。所以恩格斯在作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見前)的時候，十分尊重他的主張。因爲全部的「唯物史觀」的歷史進展過程，從此得以看見了。

史學的起源，先有事實，後有史名是我們所知道的。當洪荒之世，人類與自然涵義的物鬥爭，其所聞見與經驗，傳與其後輩，輾轉相沿，垂於不朽，此之謂「口與方法」。沈碑史亦「史」之初葉。殆後以人事譜於歌誦，所謂「史詩」亦能輔史之流傳。到了社會成熟時代才有了史名。中國史名最早始於黃帝之立史官，蒼頡，沮誦。夏商繼之分爲左右二史。禮云：「勳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玉藻)下至周秦史事日進。周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等五官。春秋時各國亦各有史官。如魯有太史，(昭二年)齊有南史(襄二十五年)，楚有左史，(昭十三年)，晉有太史，(國語)，左史(襄十四年)漸有祝史(哀二十五年)太史(閔二年)鄭有祝史(昭十八年)。這些史官都是在政府的號

令下從事於史的記載的。但因時代國別不同，史的名稱亦異。大概春秋以前的「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依左傳，楚史稱能讀，漢孔安國引以作尚書序）總都是史名。至孔子作春秋為魯史。孟子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謂春秋，其實一也」。是知孔子時，史的名稱還不統一。自孔子後，燕，宋，齊皆稱春秋（墨子明鬼）當時所謂「百國春秋」（史通引）是猶無「史」之稱呼也。後西漢司馬遷依六經作史記，劉歆開「六經皆史」之說，於是史學的名義始告成立。

說到這裡，究竟何謂「史學」？我們知道歷史就是將過去人類一切社會活動過程中，在物質上，精神上的經歷過的遺跡，加以綜合的有系統的敘述，從而窺見古人生存景況和方法，藉以啟示現在的途徑與未來趨勢的。換言之，即合一切科學而自成一種科學的便是。但所謂「史學」，并不止於記載，而是負有探索歷史的事實真象，同時發現其進化關係的任務的。所以研究歷史先重分析的檢討，次及綜合的判斷。由分析的方法才能認識各時代的真情實況，由綜合的檢討才能歸納各時代的同異加以比較的判斷，從而理解歷史的演進趨向與因果關係。這點態度，當為歷史學家所共取。

中國歷史是世界史的一角，世界史的先史時期既然費考量，同樣的中國

的發達與演進……前期亦難作確定的首論。孔子刪書所以斷自唐虞，史遷史記所以肇自黃帝。

……史遷還再三致意說：「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大概在周朝傳說最早有農神唐虞，（如探微云：「神農與夏無涉」，孔子稱「大發與之為君」等）

沒有再古的歷史。到戰國而有三皇的傳說，秦漢時的「世開盤古，人始亞當」口頭禪，更

流行成風。世代愈後，對於古史的推測愈切，神秘性愈深。殊不知今日的世界固然是由極

古的形態慢慢進展得來的，而所謂「三皇」的時代，不過剛剛走出了洪荒世界入於人類狀態

。當時一切的一切都在恍惚縹緲的想像中，所以可以說是「神話時代」。到了「五帝」之時，

才能進化到人類的生活形式，有了初步的社會，是為「原始社會時代」。「三王」即夏商周的

時候，文化漸次昌明，開始有歷史的記載。在農業經濟的基礎上（井田制度），建立了貴族政

治，故為「奴隸社會時代」。下至春秋戰國，王權沒落，諸侯僭恣，羣據一方，兵革日甚，形

成「伯」的局面，而入於「封建社會時代」。此後，秦始皇統一諸侯，任法而不任術，專制政體

，由是益固。論者謂中國最強盛三朝為秦漢唐，實則秦享國甚短，對於經濟政治學術的推進

，遠不及漢唐兩代。因漢唐兩代可稱為極典型的封建社會。六朝是封建意識低落時期，也就

是漢至唐的過渡時期。由唐中經五代至兩宋，則封建形體雖依舊，已無往昔之威震遐邇的氣焰了。元明以後至清已步入近代社會之前期，因社會經濟基礎仍滯於農業，故無顯著之改變。正因為如此，從春秋戰國直到滿清末葉（太平天國成立），中國的封建社會，保持了二千二百二十七年的壽命。鴉片戰爭，封建社會逐漸解體，故有工商業亦逐步活動，由此中國社會在外來刺激之下經濟政治，與社會結構才一齊發生了大變動。辛亥革命是基於這種背景而來的。辛亥以後，所謂近代化的中國便被上了民主政治，工商業社會的大衣。然而，我們敢這樣相信嗎？中國的近代社會固然十之八九已經脫離了封建階段，可是在工業幼稚的現代，商業資本主義尚談不到，何況金融資本主義，與什麼社會主義呢？所以，中國目前只是肯定了舊的組織，而新的一切都未曾建立起來。社會經濟是以農業經濟佔優勢的，社會思想，道德等也統統在青黃不接之際。這是從何說起呢？要知道這是封建餘毒的影響。如封建社會能早些自動的瓦解，或者中國人從滿清時起，與時競進，亦不致有今日之罪孽。所謂「重心理改造而不重物質改造」的中國，落伍到這步田地，在國際裏幾如受氣的媳婦，不是命該如此麼？

中國史學自六經後，作者日多，各執一道以爲史。故史通有「六家」之說。但分類與沿革史學類別，並非如此簡單。茲據我們的考察，最早有「紀傳體」史，如尚書以

記言爲主。次爲「編年體」史，如春秋以紀事爲主。由此而後，浸衍相續，如「紀事本末體」，「別史體」，「雜史體」，「目錄體」，「學案體」，「史評體」等，源源出現。卒致分佔「四部」之一門，使人窮年累月不能盡其蘊。而且中國古代文人之致力於史學的精神，非但將歷史事實貽傳給我們，使我得以藉此明瞭並研究中國的文化進展；同時，他們的各出心裁，各用特異的方法，分析事實，歸納成有統系有條理的不朽巨著，更使我們意折心服。

史學的類別，已如上述。其分類法約有三端：（一）依事實之性質而分類：如將整個歷史分爲經濟史，政治史，社會文化史，學術史，藝術史等便是。（二）依時間長短而分類：如通史是爲「通古今之變」而作，史記而外，通鑑即屬此類。斷代史是僅舉一代而言的，由漢書起，正史莫不皆然。（三）因方法不同而分類：如紀傳體分門別類，關於帝王傳世等事續的立「帝紀」，關於經濟政治文化的立「書」「志」，還有表，列傳等；故名紀傳體。至如編年則以年月爲經，以事爲緯，逐次編入的記法。紀事是將史事分類排纂，以事之起迄爲段落，專以事爲中心，與紀傳編年都不相同。大概中國史學的沿革與類別，不外乎此。

然而，中國史學的內容到底如何？每一門類的體裁，作法，取材，各方面怎樣？我們初步研究歷史不可輕視了這個。因爲這些都是幫助我們認識，研究，改進的歷史的良好導師。

第二章 「紀傳體」史

何謂「紀傳體」史？紀傳體史就是重在分類纂列，以事實爲本位，以時代爲標的體裁。記的一種史書。最早尙書以「典，謨，訓，誥，征，範，誓，命，賁，歌」十種體例，因事別記而成書，是爲紀傳體史之始祖。但當時祇略具紀傳之雏形，除去帝王的言論而外，幾乎再沒有什麼東西。如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似乎都應該加以纂述，但尙書則略而不言，語而不備。直到漢司馬遷作史記，纔完成了這種任務。劉知幾云：「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宜傳，而以本紀爲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史通內篇）。史遷尙未能無瑕，曷況其他人乎？正史之難，於是立見。

司馬遷承其父司馬談爲漢太史令。他自述身世說：「太史公既掌天官（即文成經過完史星歷卜祝之官，見報任少卿書），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

阮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歷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屢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卜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後世中衰，絕於乎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勿忘吾所論著矣。……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其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史記自序）是爲司馬遷作史記之動機。又說：「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典虞。至於周復興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闕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迄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倜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